

綴玉初編



嘗讀太史公曰儒者載籍
極博猶攷信於六藝而董
子尊六藝之科斥百氏之
說蓋以六藝皆出於聖人

而學者由之有宜精求其
說有不必精求其說者何
也天人性命之理宏廓而
難言此六藝之所有也誕
博空類張皇幽渺擇不醇

而語不詳此非六藝之所
有也以彼之說合此之迹
以此之實符彼之名此百
氏之書不能必其無弊卽
一時或煊奕震耀而傳之

既久固已沉淪滅沒而爲
學者之所疑矣然六藝自
在人心其說無所不通仁
者智者皆能見之以我觀
于雲間靖翁施先生之書

其有得于六藝之旨而非
僅求合于百氏者矣先生
服古嗜奇五三載籍之餘
可攷而見而尊聞行知高
明光大其爲文卒澤于深

醇爾雅炳如也而綴玉一
編上觀于天中觀于地下
觀于人事之通變雖有在
不論不議之列者而亦本
六藝之感發徵應不醇不

詳者無有也而謂天地之
間果有不必精求其說者
乎由其說而推之則龍虎
之經金石草木之卜皆可
以言易大桁汲縣之出石

渠之所講皆可以言書笙
磬上下子午卯酉之際皆
可以言詩呂覽繁露卽春
秋可以名綿菹稷下明堂
玉帶之篇禮樂盡在是矣

則亦何在不足攷其源流
也哉而說者固謂六藝果
在人心則其所謂精蘊者
固已取而歸之矣求聖人
之心于六藝可也杜預曰

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則窮
源者固六藝之所以教人
而枝葉者亦人之所以自
得也故古人之爲學訪求
載籍多在乎名山大川之

間而搜芳踪遺跡卽浮屠
老子金石之文巉巖幽絕
之地亦所不廢又何其勤
劬而不已也豈求其粗而
遺其精歟豈感嘆于著書

者之或沉淪滅沒而不存
或僅存而不傳亦有幸不
幸歟若先生之汲汲祖構
如此編葺如此而令嗣之
紹述而光大之如此雖名

位不大顯于時借觀于祕
閣而推授乎名俊愚有以
知其不然也太史公論
之殫見洽聞網羅放失而
元元本本皆得於先人執

手而泣之時故勒成一代
之書今緩宜先生不以秘
諸篋衍而公諸國門意豈
異乎近代以來若升菴之
外篇子威之雜俎王蘓州

之卮言何郴陽之緒錄其
煊赫震耀決不滅沒者或
以其不悖于六藝而博通
于天地人之旨也先生之
書參錯于其間愚知其傳

于世也必遠矣

康熙丁巳春王正月八日

漢上年家後學王士貞

拜手題



綴玉初編序

曩者余卜居茸城之南與絃子觀五
緩宜諸昆弟衡壤相接遂訂金石交
維時道誼文章互相勸勉蓋三十年
如昨也其尊人靖翁先生余小子亦
日侍左右見案頭有藏書一卷先生
告余曰此老夫二十餘年所搜輯皆

管窺蠡測所未夢見者雖不敢頡頏
經史然亦中郎枕秘之流亞也因顧
緩宜昆弟汝曹他年能成父志必刊
之以公同好徐子其爲我論定焉余
小子唯唯年來家計日落又屢困棘
圍幾欲焚棄筆硯寄迹於山巔水湄
而絃子亦移家浦南故里回首當年

爭長文壇與四方君子衣裳車馬縞
帶締交一片雄心真成往事矣嗣余
走太行涉滹沱登黃金臺眺玉竦垂
虹西山霽雪旅食長安者閱三載乃
觀五文譽日起緩宜亦以明經高等
歷任鄖陽燕趙間歌棠陰者迄今籍
籍也會靖翁先生較書天上復留滯

三年出宰百里丙辰歲余自里門走
渚陽官署縣花初放握手言懽緩宜
亟命家人剪春韭煮黃梁洗風塵行
色爾時酒酣耳熱橫襟悲歌幾復作
狂奴故態臨岐祖張余贈言曰臣心
似水民氣如春雖菜蕪甑塵夫何恨
仲冬之月印周表兄補河使者缺因

偕至中州去渚陽六百里許復策騎
北來一訪舊雨楚中王懷人先生亦
在署緩宜令子慶源已嶄然頭角落
筆灑灑數千言復得名師杜子容三
相與有成其爲遠到無疑也緩宜語
余曰猶記疇昔之日南郊共事先大
人所以命余者乎今綴玉初編幸已

告成矣盍爲我記一言余曰是編也
先生自叙暨懷人叙之詳矣又何贅
雖然竊喜施子之善成先志又悲余
小子淪落不偶未克仰副先生之望
爲悵恨也時觀五將自 都門赴冀
州之任寄語絃子菰蘆中豈老英雄
地乎盍勉旃余又將自勉也

康熙十六年季春吉旦年家眷姪徐
臨遐炤氏拜手題

綴玉初編序

雲間施

廉靖叔甫撰

玉生於山而沉於淵宜乎天下之玉莫多於山與淵也然世之登山而沒淵者卒未聞於某所見惟珍焉某所獲奇璞焉卽有之亦必工玉之人百千而一遇而入富人之家王公大人之室雖其人足不周四隅目不窮萬類問其所藏則徑尺者有之夜光者有之甚而香者軟者火者水者玄圃鐘山觀日抵鵲遐方之所進隘古之所遺殊形異質雜然前陳至難枚舉

斯豈玉工求玉之智反不若王公富人而王公富人
之所藏則過於山淵之所產哉夫有故矣山淵之所
產一出淵之玉也玉工之所求而得者亦一玉工之
玉也皆非天下之玉也若乃富人之家王公大人之
室朝取一玉焉拔其尤暮取一玉焉拔其尤則天下
之玉咸奔走而綴乎其門矣雖王公之室富人之家
所藏之玉或此脩而彼缺焉彼脩而此缺焉或居于
力或窮于勢或出于時不我遇而爲他人之所收要
以謂一山淵一玉工之玉則不可也故余輯是編而

字之曰綴玉非敢自附博洽之林謂千古奇聞異觀
畢彙於斯亦不敢遂托鄙陋寡聞之列任天下琮璜
珪璧散現於各山大川與玉工之手而不一取至其
間有後先訛謬彼此紊襍不便觀覽者則又別門析
類以效王公富人得一玉輒志諸譜曰某玉藏某所
使陡然念及之下隨取把玩無煩搜索不大快哉而
更有筆倦不能錄詞冗不易錄傳疑不敢錄者又卽
以當王公富人之屈于力窮于勢出于時不我遇而
爲他人之所收若曰病其畧也是欲於王公富人之

室求天子大庫之藏矣烏乎可且編以初名良有以云

重慶堂

綴玉初編總目

卷一

輯異 幻譎

撮史 劂造

技術 符命

祥瑞 災青

珍寶 天官

方域 占驗

卷二

人事

靈應

冥迹

因果

卓識

定數

名言

核則

栽培

賞鑒

綜物

襍譜

綴玉初編

用賓觀五甫

雲間施

廉靖叔甫彙次

男

畧 未先甫

較

埏光絃子甫

埏寶緩宜甫

輯異

簫史秦人善吹簫穆公女弄玉好之遂妻焉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時有鳳至其室乃作鳳臺以居之一夕吹簫鳳集遂乘之仙去

王烈入太行山見山石破裂尋丈中有孔尺餘有青泥流出烈取視之氣味如粳飯烈啖之歷年數百按仙經云石髓五百年一出人服之壽可齊天

中嶽頂上松榦如挿筆其間數株上巨下細枝似枯槎皮或剝落有半榮者僧指云此是嶽神爲珪禪師夜移天將曉其鬼兵懼倒植之而去

元封中曼倩遊鴻濛之野遇老嫗採桑于白海望其目中瞳子青光炯然蓋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矣一日曼倩蓋混沌時蝙蝠精也

南中有人因採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引之出漸覺身硬纔見風卽化爲石

任城王彰魏武帝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善左右射學擊劔百步中髭髮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梟毅之輩莫敢視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又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斤鐘置崇華殿欲徙之力士百人不能昇彰乃負之而趨四方聞其

神勇皆寢兵自固

段安節言天復中避亂出京至商山中見一老婦人無半頭坐床心緝麻運手甚熟其兒婦在側言廣明庚子歲巢寇入京爲賊所傷自鼻一半已上并隨亦去有人以藥封之時不死兩日亦如往者後微動手足眷屬以米飲灌口中久而無恙今已二十年矣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歛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蓋

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愨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卒三四而至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止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而無恙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畱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畱箭之時則十三載九

月九日也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入此堂忽覩挂箭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處乃沙苑翻飛日集於斯與上大奇之因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無復逢佐卿者矣寧王善画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愛春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脩風鬃雨鬣信偉如也後壁惟有五馬其一化去始知神

異

寧王好聲色有人獻燭百炬似蠟而膩似脂而硬不知何物所造每至夜筵賓妓間坐酒酣作狂其燭則昏昏然如物所掩罷則復明莫測其故

肅宗在春宮常與諸王從玄宗請太清宮有龍見於殿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兒也

柳子厚云君晦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

時風雪寒甚窓外點點火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渡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去而三人雖退之剛直亦爲之動顏君晦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談鬼談鬼則恠至亦至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慵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異常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繫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于松下綽見之前詢誰氏子兒犇忙入洞中綽恐爲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劚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匣偶過溪渡匣塞遽脫急求不獲卽攬路傍

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永用傾之不出而斤
重如故剖匣盡成黃金明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
鑿取馬草晚歸鑿亦透成金色或以草然釜底亦成
黃金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歛客經于潛山中見一蛇
其腹脹甚蜿蜒草中見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
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毒之藥取置匣中
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方呻吟床第間詢爲腹脹所
苦卽取草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
良已比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卽起燭
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骸骨卧床急挈裝
而逃至明主人見之了不測其故及滌釜炊飯則釜
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旣久經赦客至卽語其事方
傳於外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
子竄道左空冢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
見尚活肥健于未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
咻然意見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
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

荆筐張曰物之能螫蛇燕蝦蟆之類是也能螫則不食不食則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喜携去

宋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眇小長僅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至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床頭有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嘗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卽我不歸也諸孫中一無賴者偶恃酒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取柳箱開之

中有一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歸矣

歐陽少師言爲河北都轉運使冬月按部至滄景間於野亭夜半聞車旂兵馬之聲幾達旦不絕聞宿彼處人云此海神夜徙五七年間亦有之

李舟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下泛舟吹之俄有客呼船請載旣至求之其聲清壯山石可裂忽呼吸盤擗應聲粉碎客忽不見疑蛟龍也

子瞻再讀漢書張方平聞而訝之則張之穎悟過蘓

可然蘓以文章名世張卒無聞

東海洋龍宮之寶藏所也氣如厚霧雖無風亦有巨浪使人卧木匣中舟蕩而身不搖食物盡嘔唯飲少漿舟前見大龜如屋兩目猶巨燭光耀沙上舟人以此卜之見則無虞宋呂相端奉使高麗過洋祝之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間絲竹之聲起於舟下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隱隱而去

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爲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爲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曳牀聞後卒安州十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爲郡一田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卽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

夏文莊父爲侍禁文莊時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爲養子父止文莊一子弗許道士曰是鬼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文莊爲通判又見昔日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在都城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搖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

南海有飛鳥自空中遺糞于舟穢不可聞下晉公之

貶崖鳥雖翔而糞不污至崖盡縱所乘牛馬于山林
間數年一夕皆集無遺者翼日遂有光州之命

巫山神女廟其像坐帳中秘不可觀宋馮沆學士之
幼子美秀如玉年十五隨沆知夔州日戲於郡圃必
拍手呼鹿鹿至則騎之人以爲異後改蜀郡過巫山
廟其子輒褰帷見神女目動歸時頭痛疾三日卒

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
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
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爲文祭其墓已而諸子至明

日告曰吾行矣卽薰沐跌坐而化次尚湖州人官屯
田郎

杜鎬初登第時將試之前夕寐而燭之見大鼠啣卷
于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于正義中出題一道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
樂婚宦初爲侍禁約婚慈聖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
在前驚走踰墻避之后卽時還父母家俄選爲后焉
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閩中洛陽汝州人以爲有道之
士云

林彥振寓揚州日喪偶久之忽于几筵座上時見形
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
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
中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哀曰幸毋
見殺必厚報彥振不顧悉殺之迄無他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郊構亭花側榜曰
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
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

宋世父子狀元三家張去華去華子師德安德裕德
裕子守亮梁灝灝子固祖孫狀元一家沈遘遘孫晦
兄弟狀元二家陳堯佐堯叟孫僅孫何

徐彥璋云商人某海舶失風飄至山島匍匐登岸溪
夜昏黑偶墜入一穴其穴險峻不可扳緣比明穴中
微有光見大蛇無數蟠結在內始甚懼久稍與之狎
蛇亦無吞噬意所苦饑渴不可當但見蛇時時舐石
壁間小石絕不飲啗於是商人亦漫爾取小石噉之
頓忘饑渴一日聞雷聲隱隱蛇始伸展相繼騰升纔
知其爲神龍遂挽蛇尾得出附舟還家携所噉小石

數十至京城示識者皆鴉鶻寺寶石也彥璋親見商人道其始末如此

錢塘戴厚甫淳鄧文肅公之壻也精遁甲法戴之母常寢處樓上忽一夕驚見紅光貫室開幃細視乃是一美婦人獨立榻前自拔金釵遺母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荅曰適某祭遁神遂致此耳遁母見某必不久矣由是悒悒不樂逾月果卒

張萬戶與祖中山無極人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人曰吾聞生虎之髭剔齒疾可已風因拔之虎怒爪鞞裂顧其氣息垂盡不能傷人由是人目爲殺虎張

元大德間仁宗在潛邸日奉荅吉太后駐輦懷孟特苦群蛙亂喧終夕無寐翌旦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耶自後其母再鳴故至今此地雖有蛙而不作聲越四年仁宗卽繼登大寶乃知天命攸歸雖未踐祚而山川鬼神已陰相之矣戊寅歲有摠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怙恩橫肆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

肢體攫珠禰玉押焚其齒棄骨草莽間慘不可言據
被發掘徽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
陵有木檠燈一枝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僞不可知
不欲逆詐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尚沉
沙漠初未嘗返也高宗陵骨髮盡化畧無寸片止錫
器數件端硯一隻爲賊所得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
骨一小片內有玉爐餅一副古銅鬲一隻亦爲賊所
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蛻肉而仙未聞并蛻骨者真天
人也又聞嘗截理宗頂以爲飲器未幾髡胡事敗飲
器籍入于官以賜帝師至明太祖卽位遣主事谷秉
義卽北平索飲器瘞之

一老僧台人也嘗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
寒雨雪老僧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任山老
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行童震慄遠望有以銀
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趨召之
將至戒之無恐旣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
廊下某首座安否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
首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

如何忘却邪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常宿
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漫不
省叩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尚何言卽命大鍋
煑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吳語誦
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揆謀江南凡八年至
以龍虎山張天師符錄取驗於世祖云

劉太卿槩言明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
告其子曰吾蘄州人也少隨夫戍生被汝父擄回與
之生汝吾念昔居吳地爲今日天子臣臣無殺君之
理跪且泣以請也先從之明英廟得北還此說不見
記載而太卿必有所本也

成化間番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
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啗棗果數枚而已所坐一龕
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加紙密糊封
之或經月餘罄咳之聲亦絕人以爲化去潛聽之但
聞掐念珠歷歷濟川楊景方嘗館于其處有叩其術
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
無用也此與希夷一睡數月何異

陸伯龍廷魁太和人中成化丙戌進士授慈谿知縣
涖任歲餘一日謁郡守拜不能興扶出氣絕歸葬十
二年以營墓弗利啓遷揭棺儼然如生膚髮溫瑩衣
裳鮮靛妻子以手拭開兩目瞳睛炯炯因藏于家時
一啓視旣四五載依然乃復葬焉尹太師直嘗言予
與廷魁同里同學知其善運氣此異雖未目覩然里
姻楊光弼其妻弟所親見者

老子八十一年而產此固不足信近見大同中翰馬
呈德其內人孕八歲而生子以萬曆癸卯孕庚戌免
身子亦不甚大但髮長尺許生纔三歲卽能誦詩書
如流對客揖讓無異成人

河南開封府有丹容之婦懷娠甚巨動躍間似雙胎
也丹容謂婦曰若生二男當名虎四兒虎五兒一日
欲出而天若雨狀謂妻曰晴履可耶抑雨具可耶妻
未荅而腹中應聲曰無雨丹容驚駭曰汝何人也則
曰虎四兒也言未竟又聞聲曰雖不落也有幾點丹
容曰汝又何人則曰虎五兒也自後凡有言無不應
一日謂丹容曰汝所爲竟煉不成必須爐如何置火

如何候藥如何辦又曰如何如何乃毛也如何如何小點化如何如何大點化待吾母爲之可也丹客遂如言行之火然硫黃偶客至門室既不深廣客又不行其婦與二兒俱曰黃氣逼人奈何奈何至夜薰蒸死

澄江卞氏生子曰多郎年六歲長大如十二三歲口有黑鬚每飯盡米一升其陰特大猶此夫然

京中有人手足俱無父盛以布囊僅滿二尺儼如魚形挾之出觀者如堵其面甚鉅其聲甚壯能就地打

滾

温州府閩人費襄母寡居忽有娠及期產四太子母亦隨死

洛陽民婦阿周山行遇群猴執歸洞中一老猴妻之群猴敬事不敢犯日採山菓爲糧或盜得米粟周敲石取火炊食之歲餘生一子人身猴面微有毛恒爲群猴守視不得脫一旦老猴病目周拾毒藥傳而盲之乘群猴出遂携子逃歸

貴州平越山寨苗民有婦年可六十餘生數子矣丙

戌秋日入山迷不能歸掇食水中螃螬充饑不覺遍體生毛變形如野人與虎交合夜則引虎至民舍爲虎啓門攫食人畜或時化爲美婦不知者近之輒爲所抱持以爪破腦飲血人呼爲變婆云

顧欽者南京人由鄉舉知福建福寧州一日坐視事有烏鴉千餘集墻宇鳴噪顧使人麾之不去俄有數鴉頭墮庭中忽頭痛卽死

盧秀才化承家葑門其姻尹某嘗宿外寢一夕忽見男女數人僅長尺許謂尹云汝欲看西廂記乎卽擬演與優人無異尹驚呼盧弗聞也明旦知之恠復夜走命家人搯兵擊之入床頭而沒檢得西廂記一本乃知尹素所嗜且觀且歌怠以爲枕日久紙盡油矣盧焚之旣而假寐若有言者曰能滅吾形難滅吾神遂時時火起旋息盧有侍婢夜見空房中燈光熒熒晝見嬰兒卧地首像木偶而身如線一月間驟長若十六七者每於窓隙窺婢一夕樓入房曰我仙人也迫與合焉以餅食婢味似鶯油飽三日弗餐衆訝問始吐實久之前墻倒下有巨蛇意其爲妖也從是妖

恠出乃遷去

寧波陳十三老人者常病瘡經年不瘥有人教以虎皮鎮之乃坐卧一虎皮十載而病如故後忽蒙虎皮夜出化虎食物每啣畜豕至家家人利其所有不問也一日自外負一人般至其姥惧曰老賊作恠矣操梃伏門俟焉見其蒙虎皮欲化卽出擊之時一手尚未變遂躍去竟不復還自後山行者往往見一虎前一足尚是人手有知者則呼曰陳十三老人吾汝隣也莫作耍虎聞之弭耳垂尾而去其不識者乃食之如是數年一夕暴雷山中震死一虎衆視之卽人乎老人也

無錫塘庄民倪全業爲巫奉五通神妻陸氏美顏色一夜有巨蛇如椽出于其室束其身而湣之陸號其夫夫至見之忿急欲殺蛇卜云神所爲也遂不敢犯自是陸病萎黃伏枕蛇畱身畔不去其形備五色交接宛如人道夫每進湯粥蛇不動若生人來觀輒怒齧婦體半歲婦死蛇亦失所在

幻譎

後漢藥巴爲尚書郎正旦上賜酒向蜀喫之有司奏不敬巴謝曰臣成都失火故喫酒以救之後成都奏失火得雨而滅雨中有酒氣

咸通中有術者於曲坊爲戲挈一兒年近十齡刀截其頭卧地上以頭安置之遂乞錢云活此兒子衆競與錢乃叱一聲其兒便走明日又如此聚人千萬錢多後叱兒不起其人乃曰某乍到京國未獲參拜所有高手在此以致小術不行且望縱之某當拜爲師父言訖叱兒復不起俄有巡吏將執送公府其人曰

千萬人中某難逃避然更有異術請且觀之就法六晚乃於函內取一瓜子以刀劃開臂上陷瓜子其中復瞑目叩齒屏息須臾臂上卽生一小甜瓜乃曰某不欲殺人願高手放兒實爲萬幸復叱不起其人嗟嘆曰不免殺人也以刀削瓜落地喝聲小兒起立如故衆中有一僧頭欻然而墮乃收拾戲具并小兒納於布囊中結于背上吐氣一道如疋練上衝空中忽引手攀緣而上丈餘而沒遂失所在僧竟身首異處焉

唐玄宗所幸美人忽中夜夢人召去縱酒密會極歡
意盡醉厭而歸覺來流汗倦怠忽忽不樂因言於上
上曰此術人所爲也汝若復往但隨時以物記之必
驗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席密
以手文印于曲房屏風上寤而具啓上乃潛令人詣
宮觀求之果于東明觀中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
道流已潛遁

羅公遠多秘術最善隱形之法上就公遠雖傳授不
肯盡其要上每與同爲則隱没人不能知若自試或
餘衣帶或露幙頭脚每被宮人知上所在上怒命
士裹以油幙置榨木下壓殺而令棄之不旬日有中
使自蜀道回逢公遠於路乘驢而笑謂使者曰上之
爲戲一何虐邪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
則垂髮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數丈每採藥于深
岩峻谷則毒龍猛獸往來護衛或宴然家居人有具
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
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縱容滿坐傾之彌日不竭或

人命飲卽百斗不醉夜則垂髮于盆中其酒歷歷而出麩葉之香輒無少減上召入內廷遇之甚厚一日賜坐于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有笑集貌古布素者其人纈髮絳唇年纔二八須臾變成老嫗鷄皮鮐背髮鬢皤然宮人悲駭于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宮人之迥促令謝告先生而容質如故上嘗問朕得幾年天下卽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腳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宴駕乃十四年也

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置

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少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畱連爲辦酒由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偕尼坐其尼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唱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跌技又絕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刃砍之皆踣於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杖也血乃酒

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
上酒至瀉入頭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
提首安之初無恙也時時預言人吉凶皆迷語事過
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
因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
來日壁上有画僧焉其狀形似月白色漸薄積七日
空有黑迹至八日黑迹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
所之

洛陽李嶽少年豪邁耽于聲色宣和間太守某一

姬最殊秀天麗嘗以暮春遊名園嘯望見甚傾慕無
計得諧時有猪嘴道人者售異術于塵中能顛倒四
時生物人莫能識嶽獨遇厚忽造門求醉嶽欣然接
納深思叩以其事或能副所欲乃設盛饌延款且以
誠告道人初難之請至再四乃笑曰姑試爲之明日
遂招往城外社壇四顧無人拈一片瓦呵祝移時以
付嶽曰吾去矣爾持此于庭壁間上下劃之當如願
矣善藏此瓦每念至則懷以來嶽謹受教劃壁未幾
剗然中開竦身而入徑趨曲室內斗帳画屏極爲華

美婦卧其中見人驚起頰顏微怒曰誰家兒郎強暴至此輒入房院誰引汝來嗽却立凝笑不敢言熟視良久蓋真所願慕者嗽固韶秀婦人亦不覺回嗔作喜即登榻共卧相與極懽既而太守且至即宜引避後會可期遂循故道出壁合如初瓦人在手携還家珍秘于積過三日率一遊每見愈款昵如正累月偶泄其語于其密友賈生法遂不驗及訪乳醫出入太守家者使密叩姬云夢中恍惚與男子一人燕今人不復然矣

一全真道士寓太古庵一日取二鰓魚一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經半月方死

葉宗可元末避地淮陽時寇至積屍滿野宗可晝伏夜行至前途度不能行則卧地上雜衆尸中至夜分明月下遙見一人來燈籠前導近而視之一道士也一童執燭偕至尸旁道士以燭燭群尸凡婦人老少羸廹殘廢者俱不用以手提而擲之輕如一葉俄得一壯男子骸體魁碩道士細視之有喜色乃即解衣

緜王初編
美婦卧其中見人驚起頰頰微怒曰誰家兒郎強暴至此輒入房院誰引汝來嗽却立凝笑不敢言熟視良久蓋真所願慕者嗽固韶秀婦人亦不覺回嗔作喜卽登榻共卧相與極懽旣而太守且至卽宜引避後會可期遂循故道出壁合如初瓦故在手携還家珍秘于積過三日率一遊每見愈款昵如是累月偶泄其語于其密友賈生法遂不驗及訪乳醫常出入太守家者使密叩姬云夢中恍惚與男子一人燕私今人不復然矣

一全真道士寓太古庵一日取二鰕魚一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伴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經半月方死

葉宗可元末避地淮陽時寇至積屍滿野宗可晝伏夜行至前途度不能行則卧地上雜衆尸中至夜分明月下遙見一人來燈籠前導近而視之一道士也一童執燭偕至尸旁道士以燭燭群尸凡婦人老少羸廹殘廢者俱不用以手提而擲之輕如一葉俄得一壯男子骸體魁碩道士細視之有喜色乃卽解衣

與之合體相抱持對其口呵氣入其中良久道士氣漸微尸冉冉動俄而欠伸又開眼遂推道士於地蹶然而起立仍令童子執燭前導飄然而去不知所之明初蕭公撫州人爲人坦率惟以利濟爲心一日方與鄉人飲座間隱几少暝須臾而起顧坐客云適江中有覆舟者吾往救之凡幾人生矣示其足傳芒履果霑泥水好事者亟往江濱物色之其言信然

海寧祝主事家一童子牧羊田間有道士過之出懷中藥一丸大如龍眼而色潤黑令童子吞之且戒之曰勿語人也自是數日不復饑亦不思食主人知之復遣二童子與俱伺于牧地曰若復見道士來一人挽之一人急歸告我道士果復至謂童子曰吾憐而饑食而火棗何爲漏言不奉吾教也以一手文其額一手擊其頂黑丸忽自口中躍出復收囊中藏之主人聞報急趨至道士雙脚遽陷入地中稍近益下僅露其首旣而併其首亦不見地亦無竅穴驚顧間道士已在隔岸高揖而去

南京華嚴寺僧月堂者常遊貴州聞其土人言此中

獠俗者有人能變鬼法或男或婦變形爲羊豕驢騾之類鬻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宜慰上官重法禁之終不能絕戒僧云卧時善防之僧與數人宿寺中夜深聞羊鳴戶外少頃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連軀之僧念之得非向人所云乎卽運禪杖方擊其腰下一羊踣地遂復本形乃一軀體婦人也執而繫之婦人哀叫求解僧乃釋之

鍾髻髻乾州人隱于終南山有遁法都御史張泰聞其名召見欲受其術不從乃遣還時大雨左右欲以蓋送之張公笑曰不須也鍾竟衝雨而出倏然弗見使人往覓以果核室門尚扃而鍾已在內衣裳了無沾濡出携果核入房中身忽又在外莫能測也時與諸生行至乾陵諸生獻曰先生有奇術盍試之乎謝無有因強之握土一塊遂不見諸生至城門則見鍾卧其下曰群輩來何遲也吾寢一覺矣

湖廣蘓伯修如雲南將還有一僧來附舟蘓初難之僧言君姑容我我將有所助蘓不得已許之中途登陸群盜二十輩追至蘓皇迫無計僧云勿畏命主僕

及貨聚一處畫一圍圍于外指指是呪以袈裟鋪地
斡寢俄而盜至呼僧云適一商挾重貨與汝同行今
安在僧曰不知也盜遍覓其間終不見而過之蕪始
感僧厚謝僧不受竟去

撮史

舜重瞳子蓋偶然爾未必便爲聖人之表也後世君
則項羽王莽呂光李煜臣則沈約魚俱羅蕭友孜皆
云重瞳而不克終者過半矣相何足據哉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
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
徙于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各
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曼倩之奇人
知之始生之奇及其母之姓氏人不知之也

韓媽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以十餘長安語曰
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媽出彈輒隨之望丸
之所落而拾焉

五鹿充宗受學于弘成子成子少時常有人授以文
石大如鷲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儒成子

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克宗克宗又爲碩學

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卒爲獸所傷陷腦死

匡衡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恠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絕學

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禪補

漢初米石至萬錢昭帝時穀石五錢王莽時米石二千明帝永平十二年粟斛三千獻帝時穀石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宣帝元康四年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則唐明皇時米斗五錢不足言也黃巢時米斗三十緡魯靈守南米斗五十千有價無米

魏咸熙大人見襄武長二丈腳跡三尺二寸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身長五丈是月霖雨河渭泛溢中流得大屨一隻長七尺三寸屨指長尺餘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張華

令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聲聞十里

羊祐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乳母具言之知李氏子則羊祐前身也

劉玄石往中山酒家與之十日酒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以爲死葬之酒家憶其期往問之曰死三年矣與之發塚玄石醉始解

宋處宗置一長鳴鷄於窓間後鷄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因此學業大進

黃初平年幼牧羊有一道士引入金華山石室中數年教以導引其兄初起遍索之後見一道士問之道士曰金華山有牧兒兄隨道士往與初平相見問羊何在曰在山東兄隨往視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皆復成羊

生公在虎丘講法聚石爲徒聽講石皆點頭一日有鬼來聽生公謂曰爲人去鬼不然之明日復來生公又謂之曰爲人去鬼又不然之乃題一詩于石云做

鬼經今五百秋也無快樂也無愁生公教我爲人去
只恐爲人不到頭

趙昱字仲明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珣煬帝知其賢
徵召不起後爲益州太守減贍強至京師帝縻以上
爵不就獨乞爲蜀郡太守帝從之拜嘉州時犍爲潭
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沒舟舩蜀江人患之昱澄政
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
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
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
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乃左手執蛟首右手持
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
去不知所之

李靖微時徼山中暮入一朱門夜半一婦人請靖代
行雨命被青驄馬及一小瓶戒曰取瓶中水一滴滴
馬鬃上乃地下三尺多也旣而靖下三十餘滴平地
水三丈

立宗得楊貴妃時五十七歲矣唐紀可攷

范陽節度使李德山貢九花虬馬額高九尺毛拳如

麟頭頸鬚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群馬聳耳以身被
九花紋故號爲九花虬代宗東幸觀獵于田不覺日
暮忽顧謂左右曰行宮至此筦里奏曰四十里上遂
令速鞭恐闕夜而九花虬緩緩若行一二里而已侍
從奔驟無能及者

武林曹大虛性愛種菊至秋無不備中有大黃菊當
心生一紅子大如櫻桃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來
看竟摘食之忽乘風飛去自後諸菊盡死方百里內
三年無菊仙家所謂菊實卽此物也

宋太宗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輦下市肆有丐
者不得丐因停門大罵主人遜謝人不得解衆方擁
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刀而去
會日暮追捕莫獲翌日奏聞太宗大怒謂猶仍五季
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卽嚴索捕期于必得有司
惧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忿而殺之耳獄具
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更爲朕一覆母枉焉
且携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
問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小內侍曰取吾靴來小內

侍惟命卽奉刀內鞘中因拂衣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宋仁宗像真武明朝宣德像文昌見劉定之贊

宋南渡詔市牛筋五千斤李椿奏曰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遂止予觀此奏不以私買擾民爲言只以戕害許多牛命爲言此其所以能感悟君心也

宋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卽還謹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扣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童子不悟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于是其聲乃絕時真西山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穎悟絕人爲世儒宗

嘉興精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于此獨寢一宵卽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于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

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陷其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不能免卽嚙其鼻僧去翌日其家遣人于寺中物色見一僧卧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掩捕聞官時韓彥古子師爲郡將流其僧廢其寺

元貴由赤者快行是也每歲一試之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賞故監臨之官齊其名數而約之以繩使無後先參差之爭然後去繩放行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在上都則自泥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者賞銀一餅餘者段疋有差

趙松雪偶得米海嶽書壯懷賦二卷中缺數行因取刻本摹寫以補其缺凡易五七紙終不能及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補完之松雪翰墨名重天下直欲追踪晉唐猶且服善不矜如此

僧玘餘姚人專心禪學藏經五千四百卷無不成誦太祖一日問之曰爲僧不了其報云何玘對曰爲僧不了永墮阿鼻地獄上日出何典玘日出藏經第幾

卷都御史詹同日之曰若奈何爲此對玘曰玘釋氏不敢背教亦不敢欺上上頗聞其語詰之玘以實對上變色曰然則吾當何報玘叩頭曰天生聖人爲生民主豈同于凡類耶上曰此又出何典玘曰出藏經第幾卷命取經閱之信然大悅諭諸大臣曰卿等雖各有才不若是僧之忠誠也

永嘉高世則碑乃太湖石所礮黃少伊淮葬其父欲鋸其半爲神道碑高之裔孫白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對曰恐後人亦欲鋸耳黃默然遂已

永樂末年詔許學官考滿無功績者有子嗣願自淨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獨王振官至太監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封鎖甚密欲開之寺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一僧儼然如生貌酷肖已曰此豈吾之前身乎旣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關卽是閉關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陽明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去

累朝皇帝於踐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詔

西番者以粉書詔文于青繒而繡以白絨網以真珠
至御寶處則用珊瑚遣使賫至彼國張于帝師所居
處

剡造

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四者以象陰乃使工師以雌
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
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末九鼎咸震皆應
滅亡之兆

秦始皇隋煬帝武則天皆無道之極後世羞稱然皇
帝之號井田之廢郡縣之設長城之築皆剡於始皇
淮汙之漕進士之科皆剡於煬帝武舉之置殿試之
舉皆剡于則天後世不能廢

篆法自秦李斯至宋吳興道士張有而止

古人袴皆無襠女人所用皆有襠者其制起自漢昭
帝時上官皇后爲霍光外孫欲擅寵有子雖宮人使
令皆爲有襠之袴多其帶令不得交通名曰窮袴今
男女皆服之

古者書契多編以竹簡其次用縑帛至以木膚麻頭

敝布魚網爲紙自東漢蔡倫始簡太重縑稍貴人遂以紙爲便倫宦者也智足以覩物傳多稱其能

古人建步立畝六尺爲步百步爲畝至唐始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

書籍自以紙易簡而後皆寫本未有刻板印行也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刊國子監田敏較正九經又母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于交遊其人

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仕孟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鏤九經于成都

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唐繼之者孟蜀也幞頭起於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幞頭幞字與幞被之幞同今訛爲僕

今之官斛規制起于宋相賈似道及元至元間中丞崔或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于時

夾棍之刑自古未有大明律亦不載傳聞正統間錦衣衛始置以媚王振今各衙門槩用之

技術

安定嵩真成帝時明算術嘗自筭其年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竟死其妻曰見真筭嘗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有旨故不敢言今果較差一日

管輅明卜筮有小人失妻者爲卜之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其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卽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

郭璞嘗詣將軍趙固適固所乘馬死固惜之璞曰吾能活馬但須得健夫三十人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

丘陵廟社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宜持歸得此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猴此物見馬便噓吸其鼻少頃馬起奮迅嘶鳴水草如故不復見向物矣

索統善占夢孝廉令狐策夢立水上與水下人語統曰水上爲陽水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水下人語爲陽語陰謀介事也君當與人作媒冰泮而成婚索克夢一勇士脫上衣來詣克統曰勇字去上是半男字乃屬陽類君婦生男果如其言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

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

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進後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着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徑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屏画夷光獨立圖問之董源筆也

愷之嘗悅一隣女圖其形於壁以棘刺其心女遂患心痛

吳道子嘗訪僧僧不禮遂于壁上畫驢一頭一夜僧

房家具盡踏破惱亂不堪

元繪嘗于寺壁上画一婦人乳一小兒後夜有兒啼聲僧恠語繪繪云欲其不啼甚易耳乃舉筆添乳入口自此啼聲遂止

黃筌嘗畫野雉于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雉殿下鷹見雉掣臂數四

唐太宗置一鼠于器令術家射之皆曰鼠也袁天罡子容師獨曰雖鼠然其入爲一其出則四發視之鼠在器中生三子

賈耽精術數有一叟失牛求耽作卦卦成笑曰爾牛在安國觀之門後大槐鵲巢中便往探視見旁有人繫牛乃獲盜牛者

初僧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于廷布筭謂其徒曰今日有弟子自遠來求吾筭法已合到門卽除一筭又曰門前水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水却西流竇儼善術數世宗嘗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

四片各題識節氣隔簾敲響令儼辨之一無差繆宋神宗時旱一西僧呪水金明池雲氣蔽水如墨僧云羅義神災劫重戰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于某日丙東門降雨數點而已果如其言又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今爲汝借水三寸三日內還汝乃于水中刻表爲記日用卽詣一廟爲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俟卽日大雨使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爲里人療疾驅邪東坡

嘗傳呪法以授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我祟我亦不汝苦

康節先生偶坐觀梅見二雀爭枝墜地因占曰明晚有女子折花主傷股之厄次晚果有鄰女折花園人不知而逐之女驚墜傷股一日仝客於途中觀牡丹時花盛開先生忽占曰此花明日當爲馬所踐毀次午貴客賞花二馬鬪嚙群馬皆驚入花間而花爲踐毀又冬夜仝子擁爐而坐有扣門者云借物先生令緩言令子試占所借何物，曰初扣一聲屬乾金後

扣五聲屬巽木金短木長所借必鋤也先生曰不然冬夜借鋤安用必借斧劈柴耳問之果然

謝石以拆字名天下高宗微行遇石以杖于土上畫一字令相之石曰土上加一是王字帝又畫一問字兩直排開石曰左看是君右看是君因俯伏呼萬歲又嘗召入畫一春字令相之石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秦檜專國大怒配之邊遠逢一女子云能拆字石惟曰世復有拆字如我者乎遂書一謝字令相之女曰寸言中立身不過一術士耳又書一石字女曰逢

皮卽破逢卒卽碎石大驚伏蓋押石之卒卽姓皮也
因曰吾亦能相汝可書字女曰我在此卽字矣石曰
人立山旁卽仙汝非仙乎女含笑忽失所在

△
一小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割開額上
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盪止
郭守敬精曆象嘗言古日舒長今日短促每百年短
一分云

吏部郎中党中孚出身至微初爲巡檢得異術能煮
白金又能令寶玉器損壞者補之如舊宣廟召試果
驗特授是職多召至內廷使爲之卽中官至狎者不
得到其處賞資頗多

觀音洗眼呪效 古觀世音施我大安樂賜大方便門
滅我愚癡睛除却諸障礙無明諸罪惡出我眼室中
使我視物光我今說是偈洗懺眼識罪普施淨光明
願諸微妙相每旦用水一碗念呪七遍洗眼極驗

凡遇火災用處女紅褲倒穿在高竹上向之則火自
返或多穿大紅服以手拱火火亦可避又有治火呪
尤驗呪云天火地火神火鬼火木火木王居住在左轉

三十六轉右轉三十六轉若還不轉牛頭夜叉俱來
謂見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向火呪之火自
去矣

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烟直上天召鶴盤旋
於上近道家徃徃以此術愚人詭言從南岳魏夫人
處借來

凡出師遇深山無泉之處掘井一二丈不得水者可
束蘊火薰之而密覆其上火烟不得出必尋泉脉隙
處潛通卽他山數里外泉皆能引而致之烟通則泉
流也

送亡者不齋鏡奩又忌狗見屍令有重喪入棺用漆
不可哭哭則漆不乾

浚井愈瞽其法擇吉日浚井取新水洗眼極効子午
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爲吉丑未之年六月戌
亥十二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
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
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
日時卽爲福地然後浚之

凡入有蠱之家見門限屋梁無灰塵潔淨者其家必
畜蠱當用心防之如不得已喫其酒食即潛地于初
下筭時收藏一塊在手儘吃不妨少頃却將所藏一
塊潛埋于人行十字路下即蠱於其家作鬧蠱主必
反來求救或食時讓主家先動筭或明問主人云莫
非有蠱麼以筭築卓而後食如是則蠱皆不能爲害
矣

見捕魚鳥者默誦揭諦呪七遍則捕者終日無獲或
念南無多寶如來太乙救苦天尊俱可

陰陽家有猖鬼敗亡日忌上任獨雲不返日忌出行
乃逐月輪四五六日是也

凡陽宅第三進屬木或樓或堂宜高過于水爲金之
助第四進屬火宜低若高則尅金洩木財神反耗火
燭時防第五進屬土土能生金不宜太低低則不能
生金矣凡宅以高者爲主以金木土三者高水火二
者宜低又以檯門屬金爲主以木爲財或檯門屬木
爲主以土爲財所宜高者各有所論不可執一
新羅國獻佛山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

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粟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鏤金玉水晶幡蓋流蕪菴羅簷葡萄等樹構百寶爲樓閣臺殿之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亦千數下有紫金鐘廣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焉若爲之梵音蓋屢關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紀

海南貢竒女盧媚娘年十四慧悟工巧能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米粒而點畫分明細于毫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關遺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彩于掌中結爲傘蓋五重其中有十州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濶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傳之則虬硬不斷上嘆其異謂有神功

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彫木作鸞鶴鷓鴣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屐置于腹中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百尺至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作貓兒以

補鼠雀又彫踏龍床猷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
彩繪謂之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
牙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天矯若得雲雨上怖
畏遂令徹去

符命

堯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舜耕于歷山夢眉長
與髮等遂登庸夏禹未遇夢乘舟月中過而後受虞
帝之禪然則三聖皆有佳兆世不知也

漢昭帝元鳳三年太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
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
八尺三石爲足立石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時睢孟
以爲石陰類下民象也太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
代之處當有庶人爲天子者語聞孟伏誅未幾而宣
帝自立民間

元后在家嘗有白鷺啣白石大如指墜后續筐中后
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文曰毋天地后乃合之遂復
還合乃寶錄焉後爲皇后嘗并置璽笥中謂爲天璽
唐懿宗在藩即時疾疥方甚郭淑妃見黃龍出入于

臥內上疾少間妃以事聞上曰無泄是言貴不相忘
又嘗大雪盈尺上寢室上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
異之

明皇考仁祖淳皇帝與太后陳氏徙濠之西鄉後遷
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旴眘王次臨淮王上季
子也先是太后夢一神人朱衣象簡餽藥如丸燁燁
有光吞之覺異香襲體遂娠焉及旦有光燭天異香
經宿不散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
所居名紅羅幃自是室中常有異光嚮晦將臥每灼
灼如焚家人慮火走護之卒不見及長嘗出游江淮
息潁州道病有兩朱衣人與同食息病已莫知所之
又嘗夜陷麻湖中遇群兒呼迎駕叱之不見

祥瑞

開寶七年陳州節度党進獻芝一本四十九莖太平
興國五年龍水縣華嚴寺舊截竹爲引水筒忽生枝
葉長二丈許至道元年潭州監軍廨生竹一本長一
尺許枝葉萬餘祥符元年秋八月王欽若獻芝八千
一百三十九本九月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

千七百十一本冬十月王欽若等獻泰山芝三萬八千五十本有並五連三連理者其似寶山靈禽瑞獸象者凡六百四十二六年冬丁謂獻芝三萬七千一百八十本十一月又獻芝九萬五千一百本明年真源民獻芝一萬八千本

至道元年嘉禾生眉山縣蕭德純田一本二十四穗咸平元年嘉禾生后苑一莖二十四穗時百丈縣民李文寶禾一莖十七穗二年八月立武縣民李知進田禾一莖上分五苗成二十一穗景德二年榮州有

禾一莖十八穗祥符五年巴州禾一莖二十四穗一莖十七穗天聖四年陳州瑞麥一莖二十穗皇祐四年南劍有禾一本雙莖二十穗至和二年應天貢大麥一本七十穗小麥一本二百穗三年太山上瑞麥圖凡五本五百一穗四年崇安縣嘉禾一本凡九十莖元豐三年深州麥秀兩岐或三四穗者凡四十畝四年徐州有麥一本凡百七十二穗大觀四年蔡州麥一莖兩岐至七八岐者凡九十畝

景德元年五月白州有三鳳自東來入城中衆禽圍

統至萬歲寺棲百尺木上身長九尺許高五尺許文
五色冠如金盃自午至申北向去有司畫圖以聞
太平興國六年瑞安民張度鋸木五片中皆有天下
太平四字慶曆三年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
四年汀州進桐木板二有文曰天下太平熙寧元年
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爲龍腦至龍腦價爲之賤
慶曆四年金谿縣得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兩建隆
二年晉州神山縣北有鐵隨水流出方二丈三尺其
重七千斤政和四年府畿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皆

變爲碼礪尚方取之爲寶帶玩噐甚富慶元二年泰
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日
光病熱者對之心骨生寒未幾雷震碎

災告

武帝時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
噴沫流波數千里

吳孫休時烏程有病困及瘥而能以響言者言于此
而聞于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遠也自遠聽之
如人對語然所過至數十里其鄰人有責息于外歷

年不還者乃假之使爲責讓俱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卽驚取償之

晉愍帝二年正月辛未辰時日隕地又有三日相承出于西方而東行元帝大興初日夜出高三丈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有石牛忽鳴聲聞四十里未幾季龍死

魏齊王時有二魚集武庫屋上王肅曰魚生于水而亢于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未幾有關東之敗

魏齊王時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中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前日且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而王卒不應日旣中鼠曰周南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鼠自蹶死卽失衣冠取視之常鼠耳則天垂拱二年新豐縣露臺鄉有山湧出高二十丈傍有池周三百畝池中具龍鳳之形禾麥之異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塞外大水後一

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半晝暝

大中末舒州奏衆鳥成巢濶七尺高一丈而鷲雀鷹
鷓水禽山鳥無不親狎如一又有鳥人面綠毛嘴爪
悉糾其聲曰其虫因謂之曰其虫時人畫圖鬻于市
肆焉

王伯恭家犬說法云心轉境隨業花敷茂心空境寂
業花自謝罪無定罪業非真業心邪則業風自起心
正則業風自止皆由汝心非他所授犬遂不食而死
紹興初朱勝非出守江州過梁山有龍入其舟纜長

數寸赤背祿腹白尾黑爪甲目有光乾道五年七月
龍鬪于武寧之復塘村大雷雨一龍奔逃珠墜地大
如車輪牧童得之自是連歲水災

紹興八年汴京太康縣大雷雨下水龜數十里隨大
小皆龜形具手足卦文淳熙五年江寧府郭外群鼠
千萬多至塞路其色黑白青黃各異爲車馬踐死者
無算慶元初鄱陽民家有一貓帶數十鼠行止食息
相隨如子母亦相哺民殺猫而鼠舐其血

紹興十四年樂平縣河衝田隴數十伯頃田中水類

似爲物所吸聚一直行高于平地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高數尺許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闕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刻乃解各復故

紹興十八年漳浦縣崇照鹽塲海岸有巨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不動至剝其目始覺一轉鬣而傍艦皆覆二十四年海鹽縣海洋有巨鯢群蝦從之聲若謳歌抵岸偃沙上猶揚鬣撥刺其高齊縣門

元豐末有物如席夜見寢殿上神宗崩元符末又數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聞人聲語卽出其形丈餘髣髴如龜金睛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不能施也時或變人形又或爲驢春夏晝夜出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至宣和末寢微而亂作

自建隆迄天禧民一產三男者凡九十八見一產四男者四見自天聖迄治平婦人一產三男者四十四見四男者二見熙寧元年至元豐七年一產三男者

八十四見四男者一見三男一女者一見元豐八年
至元符二年一產三男者十八見四男者二見三男
一女者一見元符三年至靖康中一產三男者十九
見四男者一見

宣和中都城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子蓐母不能收易
七人始脫而逃去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可四十
餘忽生髭長六七寸䟽秀而美宛然男子特詔度爲
女道士乾道中湖州城西有孕婦過期產子百餘俱
如指大而五體皆具蠕蠕能動淳熙中番禺南鄉婦
產一子肘各有三臂及長與人鬪則六臂並運

熙寧元年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但色
黑如炭政和四年八月建州境內竹生米穫之可數
千萬石乾興初蘓秀二州湖田生聖米興州竹有實
如大麥天聖元年復然是時民共取以作食占曰歲
將大饑

景德元年保順軍城濠水陷起爲文如桃李花葩狀
紹興七年張宗元出撫淮西寓建康槃水有文如畫
佳卉茂木華葉相敷日易以水變態奇出春暄乃止

淳熙初年秀州呂氏家冰瓦有文脩樓觀車馬人物芙蓉牡丹萱草藤蘿之屬經日不散是時仙遊縣九巫山古木末生花臭如蘭

元慶二年台之黃巖縣有山自徙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動而故址則潰爲淵潭云

建炎巳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湧出血須臾成池脾闊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卽在竹園也貞元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左脇下忽腫成瘡六七日後于瘡中生五子色皆青蒼每

當脊梁自頂至尾生逆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復

至正辛丑四月朔日日未沒三四竿許忽然無光漸漸作蕉葉樣天且昏黑如夜星斗粲然飯頃方復舊天再開明星斗亦隱又少時乃沒

至正壬寅上海三十四保辰字圩金壽一家已闔雄狗忽生小狗八其一嘴爪紅如鮮血時八月中也

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四聞頭上恰恰有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其狀

不常見自首至尾根僅盈尺似濶霸而短是日晴無
陰雲亦無鵬鶴之類是可怪也日昝時縣市人閤然
指流星自南投北卽此際也志有云天墮魚人民失
所之象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
宮中大索之無得也夜張宴燈忽不見狐狸滿宮徧
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赤無光彗掃軍門災惑守心
犯斗山崩地動錦衣衛武庫自焚文華承天俱燬

正統間浙中山移于平田地動白毛徧生陝西山崩
壓數千家山移有聲號三日黃河東流沒千餘家南
京殿宇火殿基生荆棘三尺

成化甲辰徐州一婦初孕時肋骨下卽生一瘤漸長
如核大皮益瑩薄彌月兒從此產

弘治戊申二月廿六日浙東處州景寧縣北屏風山
有白馬成群首尾相啣從牛首山逶邈騰空而去是
年陝山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

弘治四年四月八日西安天雨毛其長尺許黎黑色
弘治中胥門外韓氏毋豕生子豕首人身又常熟錢

元吉家羊生一兒通體如人

弘治十八年三月南昌縣民屠寬家母豕生子一十二口內有一豕不分陰陽一頭二身八足

弘治乙丑春朝鐘新成而鈕忽絕奉天門寶座下階石忽自裂五月上崩崩之日大風折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而上者

正德間京師有一人兩體者二頭四臂四股自項以下胸腹腰背相對合爲一身其陰一男一女面貌亦男女異相男身全活女乃死者閉目不言不食不便

溺二臂抱男身而已男身全無恙見時十七八歲人也後不知何如

正德十一年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雲黑雲各一叢若相鬪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又明年宸濠謀反南贛兵自外攻之其象也

吳縣盛應璧家有二石獅置庭中其來已久嘉靖九年十月間啜茶于旁暫置甌于獅腹下忽覺石獅身搖動驚呼而入家人悉出視之則已越廳事入中堂

矣共擊碎之出視西庭石獅亦已離去故處數尺遂併擊碎棄諸水中其家諱之又武清縣民家礪碌與磨石相關其隣有生員以木格之兩石前却觸木盡碎火星迸裂四出人力無所施至暮乃自息其家以磨石置污池中以礪碌沉井底明日復出自闕于舊地凡三日乃止又嘉靖辛丑五月十二日北京靈濟前石獅左眼上生眉九根色黃其端黑色若結一蕊之狀經數日脫落

珍寶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二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之卽碎按佛書云室利羅或云設利羅又云身之靈骨通名舍利光明經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薰修甚難得如試舍利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啣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復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竿各有

所執皆綴花彩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組繩則衆樂皆作與真樂不異焉有琴長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璣之樂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瑄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核人有疾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

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之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碼礪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鞍在閤室中常照十餘丈

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迺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絳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然

昆明池刻玉石爲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

林益國古越裳界卽漢馬援植兩銅柱處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梁大同五年扶南國獻生犀因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帝遣沙門釋曇寶隨使往迎致之先是三年帝改造阿育王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蠶形

開元中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缺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煥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秘而寶之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對曰此辟寒犀也

龜茲國進奉枕一枚色如碼碯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州四海三島五湖盡在夢中所見明皇因賜名爲遊仙枕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盃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煖盃明皇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吹如沸湯遂收藏于內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一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
之曰瑞炭燒于爐中無煙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
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也

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卽以此
扇子置于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
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曾差中使取看愛而不受
曰此龍皮扇子也

隱士郭休有一柱杖色如朱染扣之則有聲每出處
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內登危涉險未嘗失足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此
鞍在上坐如溫火之氣

洞光珠圓徑一尺色黑如漆懸照於室內百神不能
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員水
之中言水波常圓轉而流也

代宗嘗幸興慶宮于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
未有文曰軟玉鞭卽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
文端嚴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
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鑕鍛斫終不能缺上浚駭異

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鑱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拂之則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銷歇輔國置於坐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輔國惡其恠碎之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聞窻痛之聲不周歲而輔國死初碎辟邪輔國嬖奴慕容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以錢三十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翻飛而去議者以爲奇香異寶非人臣所宜有云

元載於芸輝堂中設懸黎屏風紫綃帳芸輝香草也出于閩國其香潔如白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壁故號芸輝懸黎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絡以真珠瑟瑟其爲精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中之酋帥則鮫綃之類也輕踈而薄如無所礙雖屬疑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則隱隱焉忽不知帳也又有龍髯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爲柄刻紅玉爲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

則光采動搖奮然如怒置之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
拂之爲聲雞犬馬牛無不驚逸者垂之池潭則鱗介
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則成瀑布燒燕肉燻
之則焯焯焉若生雲霧時寵姬薛瑤英仙姿玉質肌
香體輕載寢以却塵之襦衣以龍綃之衣英母趙娟
本岐王愛妾後出爲薛氏妻生英幼常啗以香故肌
香褥出句驪國是却塵之獸毛所爲衣無一二兩重
搏之不盈握以瑤英體輕故於異國求此以服之
火精劍乃火林國所貢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

山有瘴毒不可輕採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卽自流
溢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
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

順宗朝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色純黑大小似
燕其聲清亮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
嘉其異遂盛於水晶籠懸于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
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又進履水珠色黑類鐵大
于鵝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內可行于
洪波之上上遂命善汨者以五色絲貫之繫于左臂

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于波上若在平地亦潛于水中良久復出而徧身畧無濡濕上奇之長慶中嬪御試弄于海池遂化爲黑龍入於池內俄而烟雲暴起不復追討矣

敬宗寶曆元年南昌國獻夜明犀其狀類通天夜則有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千重終不能掩上令解爲腰帶每遊獵夜則不施燭炬有如晝日

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中出遊于階廷間光彩照灼不可掩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

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領下有阿廢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廢煬帝小字也遂命取玻璃連環繫於玉璣之前足

咸通中內庫有却寒簾類玳瑁班有紫色云却寒之鳥骨所爲未知出自何國又有火蠶綿出炎州絮衣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衣也澄水帛以水蘸之掛于軒窻良久滿坐皆思挾纊此帛長八

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耳
香蠟燭方二寸上被五色文采蒸之竟夕不盡郁烈
之氣可聞數百步餘烟出其上卽成樓閣臺殿之狀
或云中有蜃脂故也

吳明國貢常燃鼎其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
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于常等火
食之令人返老爲少百病不生

憲宗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
白逾於水晶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

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
衣服簪帔無不悉具通瑩如水觀物又貢神錦衾水
蠶絲所織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
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于池中始生
於蚊睫游泳于其間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
驚風疾吹不能傾動大者可濶三尺而蠶經十五月
卽謔入荷中以成其蠶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
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笈
曰此不足以爲嬰兒襦褌曷能爲我被耶使者曰此

錦之絲以蠶也得水則舒水火相反遇火則縮遂於
上前令四官張以水一噴卽方二丈五色煥爛逾
于向時却又以火逼之須臾如故上甚異之

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
千葉大而且紅人間未有自是禁中常夜卽有黃白
蝴蝶計萬數飛集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
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于空中遂得數百
于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爲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
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內人爭用絲絆其脚以爲

首飾夜則有光起妝奩中其後開寶厨視金屑玉藏
內將有化爲蝶者宮中方覺焉

周顯德中占城國王遣使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
水十五瓶其表以多貝葉寫之香木爲函猛火油以
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衣雖
敝而香不滅

廣東老姬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
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姬懼亡失以大釜煮之至夜有
光燭天隣里驚之以爲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



原件短缺

P63

珠也明日內于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其大如彈丸
狀似水晶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見煮
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于朝

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中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
萬市之墓鄰不與斯曰此墓已無主五百年墓鄰始
受錢許之斯發墓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
開視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凭闌凝
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吞吐清氣故能融
結如此

述異記曰千年松香聞于十里三洞珠囊曰五香一
株五根一莖五枝一枝五葉一葉間一節五五相對
燒之十日上徹九星之天卽青木香也

天官

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光大從
地四面光起也地碍日之光月中之影卽山河地影
耳

周髀云日光外照經八十一萬里尚書攷靈曜則云
日光照六萬六千里

日姓張名表字長史月姓文名申字子光

日出於卯而兔之宅乃在月中月出於酉而雞之宅乃在日中是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

日食既四面必餘光一痕果日大月小也

大星徑百里中星徑五十里小星徑三十里

斗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日隨天而右轉故一日不及天一度斗日一週成一歲也

二十八宿分野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牛女揚州虛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

畢巽州觜參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軫荊州尚書云星有好風者有好雨者注云箕星東方宿也東木剋北方土以土爲妻兩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畢星西方宿也西金剋東方木以木爲妻風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由是推之則非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剋爲妻而從妻所好哉

牽牛娶織女借天帝錢二萬下禮人不還被驅在營室中見荆楚歲時記世但知織女嫁牽牛而不知牽

牛之取親負債也

世人但知客星犯帝座之語而不知客星爲何星按客星有三一曰老子星乃古之有壽德之人非李耳也二曰國皇星乃國星也不知爲何國人三曰溫星其性溫乃古之有操行者此三星帝命之爲客星錯出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

雷公爲江赫冲電毋爲秀文英風伯爲方道彰雨師爲陳華夫又箕風師畢雨師

東方電名無厚南方電名順流西方電名墮光明北
方電名百生樹無厚與墮光明相觸相對順流與百
生樹相觸相對故虛空雲聚之中出生明亮名曰電
光

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設而不投天爲之笑開口流光
卽今電是也

西王母曰東方朔爲泰山仙官泰山使至方丈助三
天司命朔但務山水遊戲擅弄雷電激揚風波風雨
不時

視屋上瓦獨無霜者其下有寶

春之風自下而上升紙鳶因之以起夏之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之風着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

颶風之作多在初秋過白露雖作不猛矣南越志颶母卽孟婆春夏有暈如虹是已則以虹爲颶母爾

甲子神名弓隆入水呼之不溺甲戌神名執明遇火呼之不燒語忘敬遺一鬼名長一寸三分上下烏衣臨產婦人呼之吉

寵神名君禪又姓張名卓字子郭夫人卿忌馬如促

織

律令雷邊徒鬼也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

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百草不畏雪而畏霜蓋雪生于雲陽位也霜生于露陰位也不畏北風而畏西風蓋西轉而非陰未艾也非轉而東陽已生也

伏者藏也庚金伏于夏火之下故曰伏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該第五庚爲末伏不知何故又越之而立秋後初庚爲末夫既秋矣又何謂之伏

耶愚意第五庚卽是未伏至秋後初庚伏止耳史記注以始皇置伏又云穆公以是占之馬遷尚疑其人此亦恐久而傳說也

宋真宗在儲貳時一日因乘馬出至朱雀門外方辰時有大星落于馬前迸裂有聲真宗回東宮驚懼時召司天監明天文者詢之云不干皇太子事不煩憂慮自是國家災五年方應至第五年太宗宴駕

徽宗寶籙宮設醮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問其故對曰方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畢章始達上問奎宿

何神荅曰本朝蘓軾也上大驚因是使忌能之臣諸言不入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明太祖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宿復明

方域

禹使大章步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使豎亥步北極至於南極如之則中國之地僅二十分之一也

東嶽姓亥丘名目陸又云姓圓名常龍南嶽姓爛名

洋光又云姓丹名靈峙西嶽姓浩嶽名元倉又云名
鬱狩非嶽姓伏名通萌又云姓登名僧中嶽姓角名
普生又云姓壽名逸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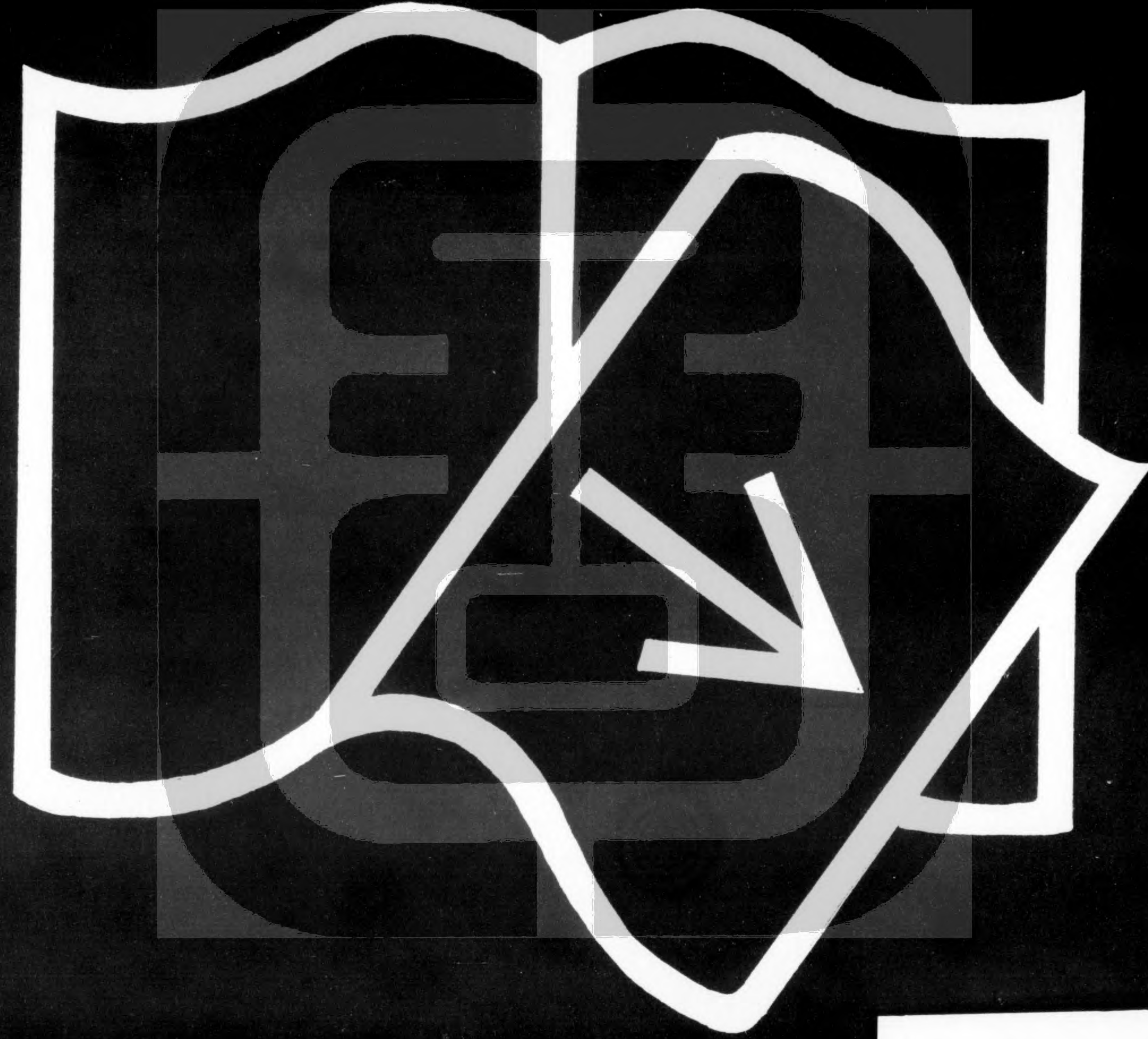
東海姓閔名內靈西海姓導名洞清非海姓喻名淵
元南海姓劉名踞又南海神曰祝融東海神曰勾芒
非海神曰玄冥西海神曰蓐收

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然
不當爲去聲也

泗州塔下相傳泗州大聖鎖水母處謬也按地志云

水神在臨淮縣龜山之下形若獼猴縮鼻高額青軀
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神名無支祈禹
乃命庚辰制之鎖於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海唐
永太初有漁人夜釣山下其釣爲物所掣沉水視之
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
穢不可近又國史補曰楚州漁人於淮中釣得古鐵
鎖刺史李陽大集人方引之鎖窮有青獼猴躍出水
而逝

井神名觀又名瓊善吹簫狀如女子廁神名瑣又名



原件短缺

P70

郭登又名依倚又名卑

釋名娼女曰摩登迦又曰尋香人男色曰旃羅含惡
人曰鳩羅賊曰朱利草金曰蕪伐羅銀曰阿路巴
太始元年魏帝爲陳留王之歲有類斯國人來朝以
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其使不食中國滋味自齋寶
壺壺中有漿凝如脂嘗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楓
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筭者以里計之雷電出樹之
半其枝交蔭于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
雨露不能入

齊歌曰謳吳歌曰歛楚歌曰些巴歌曰權

湯泉知名者七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之駱
谷和州之惠濟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于窮山
之中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地
陝西近西域處有小蒲萄號瑣瑣蒲萄大能稀痘且
能治傷寒熱症

鷹產于遼東渡海而至登萊其最神駿者能見海中
諸物輒撲水而死故中國之鷹不及高麗產

貴州思南有山曰甌峯居大山中其形若甌故名山

盤亘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內無人居人亦多不能
到所產草木多異狀有獸曰宗彘類獼猴巢于樹老
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多不出子孫居下者
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始
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先王用以繪于
裳者取其孝也

地窖燕都雖有不及秦晉之多蓋人家常以當畜室
矣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堅故不崩自齊以南不能爲
也三晉富家藏粟數百萬皆窖而封之及開則市者

全至如趕集然常有藏數十年不腐者至于近邊一
帶常作土室以避亂其中若大厦盡室處其中封其
隧道奚啻金湯但苦無水耳

玉門關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
酎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水隨飲而醒

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或云如斗紫色千年一花亦曰
紫輕梨

成都府江瀆廟前有樹六株世傳自漢唐以來即有
之其樹高可六十丈圍約三四尋挺直如矢無他柯

絲王初紀
三
重慶堂
榦頂上纔生枝葉若櫻櫚狀皮如龍鱗葉如鳳尾實如棗而加大每歲仲冬有司具牲饌祭畢然後採摘金鼓儀衛迎入公廨差點醫工以刀逐箇剝去青皮石灰湯焯過入熬冷熟蜜浸七日灑起控乾再換熟蜜如此三四次却入甌缶封貯進獻不如此脩製則生澁不可食泉州萬年棗三株識者謂卽四川金果也番中名爲苦魯麻棗蓋鳳尾蕉也

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澗泉飲能盡結海苔爲衣其戲笑取犀象相投擲爲樂渠搜國西有祈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神木之林一樹千尋日月爲之隱蔽若經憇此木下人皆不死不病

黃龍洞在吳興郡北去城闡二十里枕太湖其山皆惟石林立中有一石最尊其上大其本小危立如種自石上湧起輕撼則搖動稍加力排輒不動人甚異之

日本人稱金子曰蘓蘓酒曰篩箕老酒曰冬暝篩箕

燒酒日夾臘篩箕伴當日三不郎雞日阿尼罵地好
日高高

占驗

占書正月朔雨春旱人食一升二日雨人食二升三
日雨人食三升四日雨人食四升五日雨主大熟五
日內霧殺傷民饑元日霧歲必饑

正月朔天溫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病
此所謂候歲之風鹺傷人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
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痺病

十月申不寒民多暴亡

正月三日爲田本命浙西人謂之下正三言夏至之
三日俗云以是日秤水以重爲上有年極驗

田家五行日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

霜降前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前一日霜止霜降後一
日見霜則知清明後一日霜止

十月癸巳霧赤爲兵青爲殃又六月三日有霧則歲
大熱

立冬後遇壬日謂之入液至小雪出液得雨謂之液

雨無雨則主來年旱又謂之藥雨百虫飲此而蟄俗云月兒仰水漸長月兒仄水無滴蓋月有九行青白赤黑各二道皆出入于黃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則爲陽道不中而過北則爲陰道行陽道則早行陰道則潦月借日爲光月生時如仰瓦是行陰道矣如弓弦仄樣是行陽道矣故知旱潦者以此政失于春歲星盈縮政失于夏熒惑逆行政失于秋太白出入無常政失于冬辰星不效其鄉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夫盛衰代

更豐荒相半天之常道也

歲欲甘甘草先生薺是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葶藶是也歲欲雨雨草先生藕是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是也歲欲流流草先生蓬是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是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是也皆以孟春占之楊子江中沙田田戶每歲旦取一甌以稱水水重則是年江水大水輕則是年江水小歲歲不差

綴玉初編卷之一終

二
初
編

三

重
慶
分
行

